

孟子古義

六七

口 12

3099

4 止



12
3099
卷 4

孟子古義卷之六



伊藤維楨述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此篇專明性善之義，而旁及禮樂王霸之事。蓋當時邪說爭起，言人人異，或謂性無善無不善，或謂仁義為矯揉之具，而不知仁義者人道之極，而人性之善，皆可以行之。猶火之就燥，水之就溼也。

故孟子丁寧反覆諄諄告之無復餘蘊
先儒見道過高遂以仁義為具性之理
則亦矯枉過直之言大乖孟子之旨學
者宜辨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柷捲杞柳柷柳柷捲屈木所為
若厄匪之屬告子言人之
行仁義必待矯揉猶揉杞柳以為柷捲本非性
之自然也其意蓋謂仁義雖美而非性之所有
但為人人當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孟子據

言而詰之言以杞柳為柷捲是為順其性乎將
逆其性乎杞柳之性柔韌故能順之而可以為
柷捲若使如榘楠之剛堅則亦不堪用子之意
必謂戕賊杞柳以成柷捲而不知本順其性若
致戕賊則必生豐隙材不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中用何可以戕賊而言哉為柷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言若謂戕賊杞柳
以為柷捲則亦必
謂戕賊人以為仁義然則雖未全以
仁義為惡然實為仁義之禍者也

孟子提出仁義二字以詔萬世故告子欲提
提之以折其說非專欲破性善之說也然告
子曰仁內義外則亦非全棄仁義而不取徒

以爲應事接物之具而不爲其至故孟子以禍仁義責之彼若棄而不取則何恤禍仁義之言孟子亦必不以此責之

右第一章

告子以杞柳喻性梧捲喻仁義其說非全不當也然以戕賊爲言則過矣其意蓋謂性無善無不善而以仁義爲應事接物之具後數章雖屢變其說然其意則一也夫仁義者天下之德而人性則

善以人之性而爲仁義乃順其性而行何可以戕賊而言孟子以仁義爲固有者爲是故也蓋以仁義稱性也非爲性之名也故謂人以仁義爲性則可矣謂仁義卽性之名則不可也先儒不得孟子之言遂以仁義爲具於性之理使孟子之言前後扞格殆不相入且使異學之人多齟齬孟子之言哀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波流澌，同之貌也。告子言性本無善無不善，其有善惡皆出於於體而非性之本體。上章孟子既因杞柳桮棬之說而明仁義之順其性，故告子又取喻湍水而言仁義本出於修為而非其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據告子之言辨之而言，水固不分於東西，然皆莫不就下，則其性之自然，猶水無有不下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也。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言人之為不善，猶水之過頽在山，本勢之所致，而非其性之本然也。

水之在地中，固無上下之可言。及其發而出源，而後可以辨上下。孟子以水之就下，喻人性之善，則可知其就已發見善，而非以未發而論之也。

右第二章

夫子曰：性相近，而孟子以為善者，何也？蓋水雖有清濁甘苦之別，而其就下則

一也。性雖有昏明強弱之差，而其為善則一也。故見孺子之將入於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作甘食而不受嗟來之食，好色而不撻東家之處子，凡為人者莫不皆然。此孟子所以論性善之本旨，而發明夫子之意者也。蓋皆就氣質見善，而非離氣質而為言也。先儒謂孟子謂性善者，指本然之性，而夫子之語兼氣質而言，此說一出，而後世不能易其

言，非惟孟子之旨不明于後世，且使孔孟一家同脉之學，支離決裂，殆不相入焉，可勝歎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人生之所稟，即是為性，本無善惡之可言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孟子言生

之謂性，猶以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歟。而告子答之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物

同有所稟之性，而唯人為善，不可禁，而言生之謂性，故復以此詰之，而告子又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與人皆有

其性然大知守而不知耕牛知耕而不知守人則禮義之心自然完具非犬牛之可比若告子之說則謂犬牛與人其性亦不異可乎故又以此詰之於是告子之說窮而不能對焉

孟子以人之性與犬牛對說則所謂性善者乃以氣質言而非本然之性益可見矣先儒立本然氣質之說於是抵牾牴牾甚遂不滿意孟子之言噫

右第三章

告子以杞柳湍水皆無情之物不足以喻性故又發生之謂性之說而言性之

不可以為善也孟子於是以此犬牛比人而明其性之特善明白端的無復可疑者惜乎告子之不自知省也○告子本謂性無善無不善而又曰生之謂性者何哉告子蓋以不動心為主故徒認生稟為性而不肯問其善惡如何與佛氏之旨其說雖異而其意相符大抵異端之教雖復不一要之不出二塗高則空虛卑則法術異世殊域如出一律此告

子莊老之學所以暗合於佛氏而後世
儒者自以為孔孟宗旨而其實出於佛
老之緒餘者亦坐此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猶大學所謂外本內末及莊周所謂內聖外王之意。言親者當務以行之。疎者惟可待其來而應之也。告子之意以為人之甘食悅色皆不待學問而自然。則其為性也明矣。但仁雖非性。然仁愛皆由吾身所屬。而發則人當內而行之。義從物於外。則不徒非其性。亦非若仁之可內。惟當從物而應之耳。蓋其所謂外云者。非棄而不用之謂。但以此為應事接物之具而已。

從前諸儒多錯認內外二字義。直以性為內。以物為外。殆非古人之意。蓋內者與己相連屬之意。所謂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也。外者不與己相連屬之謂。所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也。孟子雖以仁義為內。亦非直以為性也。觀此可見矣。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以為從彼年之長而我長之。猶從彼面之白而我白之。是

長長屬彼而不屬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我所以義在外也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
 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
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孟子言白馬與
白人固不異而長馬與長人則大不同何可以
相比而言耶且義不在長者而在曰吾弟則愛
長之者則義之非在外亦明矣
 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
 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又言愛自我而出故屬我
則愛不屬我則不愛所以仁為
內也長由彼而起故屬我固長之
不屬我亦長之所以義為外也

先儒專以內為性然詳味此語則內外二字
 之義益明而無疑唯以其屬彼者謂之外屬
 我者謂之內也且觀其曰長楚人之長則以
 義外而行之非棄而不取亦明矣
 曰嘗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嘗吾炙夫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子以為若子之
秦人之炙則不嗜可矣然炙苟美則秦人之炙
猶吾炙也豈可以此為有外乎然則長楚人之
長亦長吾之長何可謂之
外義之非在外可知矣

右第四章

告子以食色為性而曰仁內義外而孟子不辨食色之說而獨排義外之言者何哉孟子嘗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故甘食悅色固可謂之性而其不食嗟來之食不攫東家之處子此性之所以為善也是知告子之失不在於食色性也而在不知食色性中亦有理義之心不能自己也告子蓋不能

推而至於其極故知其小而不知其大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此孟子所以於食色性也之說置而不辨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弟也蓋聞孟子之言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而末達故私問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且文長楚人之長而言敬長者由我而非由人故曰義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皆孟問而公都子答也酌酌酒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言敬兄則固在我而長則不必在兄唯從其長於外則是義果屬彼而

不屬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我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為公都子設，所以答季子之語。如此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敬雖因時異施，而敬之由已，而不由彼。何可以此為外哉？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朱氏曰：此亦上章譬

意之

右第五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乃告本故。公都子特引之。言性本無定體，故無善惡之可言。前章杞柳湜水之喻，皆出於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後世揚子善惡混之說，近之。但揚子以為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為，此言性無善惡，因習而分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

比干。後世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與此同言以堯能移舜與微子比干之善則性之善惡各有其類明矣。今日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公都子不得孟子之意以為孟子謂天

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情者性之所欲

孟子言人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必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不善此我所謂性善者而非謂天下之人其性皆一而不異也其情既如此則才亦宜然今其為不善乃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

公都子舉三說其問甚詳而孟子答之似乎

甚疎殆如為公都子所窮者何哉曰此以宋

儒之說解之而不知孟子之言故也其所謂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即前章人性之善

猶水之就下之意本就人情之所好而言非

敢為一切之說以辯禦人也蓋人譽我則悅

毀我則怒此入之情也纔知善善惡惡則可

以為善非若雞犬之頑然無知雖告之以善

而不入也此孟子所以曰性善也若使公都

子得其意則三說之非不辨而自破矣但後

之說者不得其意強立理氣體用之說使孟

子之旨不明乎萬世可勝歎哉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自此以下申非才之罪之說恭者致敬也鑠字諸解不明竊謂鑠者以火銷金之名故以所鑠之金飾物亦謂之鑠猶以消白金灌盜物為盜如後世以所消金飾帳稱銷金帳是也蓋取自外飾之之義算數也固有者言人必有四

端之心便是以仁義禮智之德為己之所有也但人自不思焉耳求舍得失言求其在我者而有益於得也若夫善惡相去之遠倍蓰不一者皆由不能盡其才而非性不善故也

前篇以此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至此直以為仁義禮智者何哉蓋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德而言其所本則在此四者前篇所言欲使學者擴充之以成其德故謂之端此章則為公都子疑性善之說發故以四者配之仁義而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非直以為性之名也在學者善理會之焉耳而先儒以固

有二字，便當性字者，非也。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本不可謂之固有。以人之性成天下之德，推其所本，故謂之固有。與直謂之性，大不同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也。夷，詩作彝，常也。人所常有之善心也。懿，美也。孔子讀此詩，以爲治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引之，因釋詩言民秉此心，常而不易，故無不好仁義禮智之德者，以證人性之爲善也。以文勢推

之，故有之上當有天生蒸民也一句。

此引詩及孔子之言，以證性善之義。蓋實知道者，而後能知善之可以養，而惡之不足以爲害。不知者，反是。人性之善，四心完具，故見當惻隱者，則自惻隱；當羞惡者，則自羞惡；當恭敬者，則自恭敬；當是非者，則自是非。此乃所謂有物有則者，而秉夷之良心也。故能治此詩者，其必知道也。孟子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豈出於此乎？

右第六章

性者生之本以所存而言情者生之欲以好惡而言而才者所以行之者也三者皆由氣質而得名蓋人之爲性剛柔昏明有萬不同非惟堯舜不能一之雖天地亦不能一之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觀其曰各正曰因材則性之不能無殊可知矣人但知性之各殊而不知

亦有所同然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猶火之必炎上水之必潤下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是則同孟子所謂性善者是也蓋就氣質明其善而非離氣質而論之先儒不得其意徒以性爲理亦無奈氣質之不同於是性有本然氣質二端支離紛紜至於一性而有二名集註又引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氏斷之曰以事

理考之程子為密夫既以程子為密則是不免於孟子為疎而其所謂論性不論氣者亦指孟子而言則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亦非論氣不論性者邪嗚呼程子獨得密而孔孟皆不免疎漏可乎宋儒之學以性為宗於是不合則其他鑿於孔孟之旨槩而可知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

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陷溺其心以為暴今夫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粢大麥也耰覆種也之期也磽瘠薄也

孟子以粢麥喻性言粢麥之生至成熟之日而有不同者乃由致養之不均非種有異也以明天之降才非殊而由教與否而美惡大懸乃夫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意可

見孔孟之旨本無一致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言天下之物同類則必莫不相

似人之與聖人亦類耳何不可

聖人與我同類此一章之大旨所以戒夫自

暴自棄者也何者犬馬至賤也然與我不同

類則人不能作其所為其性異也至於聖人

則其服可服其言可誦其行可行者其性同

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

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

中然必似足形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

之口相似也易牙古之知味者人之於飲食雖

嗜好各殊然至於易牙所調之味

則天下皆莫不以為美此天下之口相似而同

其嗜也口之於味人之所最易曉故首言之

上章答告子嘗以夫牛之性與人對說至此

又以犬馬相比則孟子所謂性善者皆就氣質認善而非離氣質而言之亦益明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

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

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子都古之美人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然猶可也言心之所同可者亦猶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也明天

下之性皆善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有條而不紊之謂理分別而不差之謂義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

曰豢犬豕是也言善者天下皆善之惡者天下皆惡之此人心之所同然聖人之德不過先得之耳何遠之有上文兼舉聲色而此獨言芻豢者亦以人之所易曉也

孟子開口每必舉仁義而至此特言義者豈

首言凶歲子弟陷溺其心而為暴此為不義

之事故終以理義言之且理義之悅人心比

仁為甚也

右第七章

此章舉物之同類者以明聖人之與我同類將以證人性之善皆可以進于道也蓋以人之靈而不能為物之能者其性異也雖堯舜之聖亦不過盡人之所以為入之道則人豈有不可能者哉其性同也人以為聖人不可學而至故孟子備盡其理如此而以易牙之味師曠之音子都之姣相比況至於以心之悅理義比口之悅芻豢則知仁義天下之

美德而我之心則悅之耳我心之與仁義本自有別若夫直以仁義為我之性則是師曠之音不在聲而在我耳子都之姣不在色而在我目易牙之味芻豢之美亦皆不在彼而在我何成道理弗思之甚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生長也朱氏曰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
為美乎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仁義之心也言人莫不有良心而殘忍貪冒之為害猶斧斤之伐木不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
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

亡之矣日夜之所息言仁義之心火燃泉達生
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有所生長而
平旦之時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以旦晝
所為之不善又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隨而梏亡之也反覆展轉也言晝間所為之不善展轉相害是以
以纜有夜氣之息而無晝間之息故夜氣之力
寢薄而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也其專言夜者
蓋以晝晝之間有梏亡之害也存謂存仁義之
良心非夜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言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則其所
為不有行仁義之才者此豈其情也哉以無操
存之功也此變性而曰情者性者以所存而言

情者以好惡言

此以山木之生喻人之良心前後照應句句比對無復可疑者蓋仁義之心存乎人猶山之有草木也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伐木也日夜之息萌蘖之生也且晝之枯亾牛羊之牧食也但草木日夜之所息自得其養而人心則且晝枯亾之害無時休歇所以人之免於禽獸難於山之免濯濯故孟子反覆曉喻欲使人擴充其良心而先以枯亾為戒也而

諸家皆解平旦之氣作清明氣象其說出於老莊虛無之旨害道尤甚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亦

孰物而言以證性之不可不養也

此節最緊要乃一章之大旨也觀其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則知學問之功不可廢也觀其曰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則知性之善不可恃也既說性善而又以教為要孟子之學性教兼備無一偏之弊可見矣此學者之所當

潛翫者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

操舍以方法而言存亡以良心而言出入猶小德出入之出入也違仁為出依仁為入鄉與嚮同莫知其鄉言心之所嚮無定方也蓋人心之不可恃而不可不操存也如此故引夫子之語以終之

右第八章

此章論操存之義而其要專在於養之一字而後世儒者有復性之說欲使人變氣質除物欲以復其性之初此其說

本於老莊而與孟子之旨有進反生歿之異矣蓋老氏之道主乎無欲滅絕情欲以復其本故有復性復初之說而孟子之旨則不然欲擴充善心以成仁義禮智之德猶導涓涓之泉而放于四海養萌蘖之生而至于合抱所以有存養之方而無復初之說養者欲其長而大復者欲其反于本養以進為言復以反為功其效不啻霄壤若夫聖門所謂復

者反復踐行之意反者反躬自修之事
皆非復初之謂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
王指齊王也趙氏

曰時人有怪王不智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暴溫

月物遇陽則生遇陰則悴人親賢者則自進高
明狎小人則必習汚賤孟子言我見王之時少
而詭說雜進之日多是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也焉能使其生萌耶

此言人主之賢否專係左右近習之人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圍棋也數
技也致極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

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
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此言雖親賢者而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得為
智也

右第九章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故以魚喻生，熊掌喻義。

生亦我所欲，所欲

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甚於生者，謂義也。甚於死者，謂

無義也。言人之常情，莫不欲生，惡死，而義理之重，甚於生，死，故不為。苟得生，亦不苟辟，患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

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言設使人無義理之心，而但有利害之念，則凡

可偷生，免死者，何所憚，不為？然可生之道，有時而不用，辟患之道，有時而不為，豈非義理之重

於生乎？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惡有甚於生。死。者之實也。言義理之心。人皆有之。豈獨賢者為然。唯能存而不喪耳。豆。木器也。噉。啣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明是義理之本心。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朱氏曰。萬鍾於我何加。言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

此三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覆解上文兩節之意。而言鄉為身死。猶不肖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可謂失其本心矣。

右第十章

孟子以義為人之本。而說到舍生取義。可謂詳明矣。蓋人之所愛者。至於其身。而極而所重於身者。至於欲生惡死。而

極然則大凡可得生避死者何所憚不為然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則義之重於生而本心之不泯亦不可誣也當時告子之徒以義為外故孟子不厭其言之繁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曰制人之不可不由者故曰人路也仁曰人心而義則曰人路者蓋以仁人之本心而義著於行事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也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雞犬之微人尚知求之而不

知自求放心蓋學問之道本無他術其要不過求吾所失之仁心而已矣仁心既放則併義而失之故上併舉仁義而此獨言仁也而已矣者似有所未盡而實竭盡無餘之辭

右第十一章

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而已矣苟忍刻貪暴莫之知省則是放其心而不自知舍其路而不自由故為學者在其放心而求之既求其放心則義自在其中矣而堯舜之治天下亦不過由此二者

而行則非於學問之方無復餘功乎故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
謂放心者謂放失仁義之心非謂昏昧
放逸之心也觀上文曰仁人心也而繼
之曰放其心可見矣後世之學驚於虛
遠以收斂此心使不散逸為求放心此
出於佛老之餘說而大乖孟子之旨不
可不辨焉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

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

若人也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指不若人與

可惡之類也人知惡此而不知惡彼是

右第十二章

此就人之所易喻而示其所不能喻者
也凡事之相類人之所易察而今如此
弗思之甚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

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
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
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右第十三章

引喻正當令人省悟亦所以警策夫自
暴自棄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
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
宋氏曰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
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

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

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
耳耳目鼻

之屬也貴而今有場師舍其楛櫝養其楛棘則

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楛桐也價梓也
皆美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疾人趙岐以為狼藉
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適為尺寸之膚哉言人皆賤養口腹者為
其必養小而失大也口

腹本不過為尺寸之膚然使飲食之人能無有
失也則口腹非徒為尺寸之膚乃大人焉耳然

飲食之人必不能不失大也語勢正與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及不仁而可與言何公國敗家
之有相類

右第十四章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

也因上章問也鈞同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

體為小人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復問其所以從之異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言從

其小體之事官之為言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交物之物指耳目而言蓋以其不能思而賤之也

言耳目各有所職而不能思以度其是非是以能蔽於外物而外物又亦交此物則必引之而去矣或曰物交物上物字衍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

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言從其大體

思為職思則得之者得仁義也不思則不得者不得仁義也蓋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為大若有能以立之則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耳目之欲惡得奪之故此所以為大人也

右第十五章

孔孟之教人每由仁義禮智之德而修其身而言心者甚罕何者仁義禮智天

下之達德而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從其所欲必至違道故聖人每言德而不言心而孟子以心為大體者何也蓋孟子所謂心者指良心而言其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者亦言得仁義與否耳非徒言心也後世儒者不知由仁義禮智之德而修之亦無奈心之出入起滅變現萬端何故以收攝精神為存心而無欲主靜持敬靜坐等說與其說枯燥

而無味其法危殆而不安遂使聖人之教與佛老之說混為一途其害可勝言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者無所受而後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亾而巳矣要求也古之人自修其德而爵祿自至今之人有意求祿而務修其德故既得祿則棄其德而不修其為惑也甚矣若此

者必至於失其祿
孟子蓋嘆其愚也

右第十六章

議論的當意義明白尤足祛學者之惑
豈可不尊信而佩服之乎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

弗思耳貴於己者謂仁義之心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良貴謂自然之貴也趙孟晉卿也言爵位待人

而後貴故趙孟能與之而使貴亦能奪之而使賤非若德有於己身而自然貴也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自

致聞譽非有待乎人所謂良貴也

右第十七章

此章亦與前章意同引詩以下推言君子之樂充實盛大萬物皆備於我而非有慕乎外也固非後世尚虛靜者之所得而知也且其解飽德為飽仁義則仁義為德之名亦可證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亾而已矣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其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終并與其所爲而亾之

右第十八章

此章爲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人苟知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孰敢不爲仁又孰敢不勉仁其不爲不勉者皆不知其

理如此之較然也故仁智相須而其功始全引喻明白使人警省最確言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美稗草名其實可食熟成也言五穀雖美苟不熟則不如莠稗之可食爲仁而不成熟亦猶是也甚言其不可不熟也非謂不如爲他道之有成也

右第十九章

此章主意專在乎熟之一字蓋仁者天下之美德也然不熟則亦不適用故孟

子吃緊以熟言之欲人之學問修為以至其極也若以仁為性則奚問其生熟為且當其未熟謂之非性可乎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

彀羿善射者彀弓滿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

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

右第二十章

此章言羿之教射大匠之教工必不能舍法而使之巧學者之於道亦然所謂

彀所謂規矩者何亦曰仁義而已矣孟

子嘗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即此意爾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

廬子名連孟色與禮孰重曰禮重任人復問而

曰以禮食則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當時聖遠道

任人欲以此破壞正道。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亦前篇在尺直尋之意。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不可使高於岑樓。何有不難也？本謂下，未謂上。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寸木本卑，岑樓本高，言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徒使其上齊，則寸木之卑或高於岑樓矣。與所謂龜長於蛇，輪不輾地，語意相類。世之以辯言變亂是非，不從正理，皆此類也。故孟子以此喻之。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言謂金重而羽輕者，本就其質而言。若以一鈞之金與一輿之羽較其輕重，則金輕而羽重。然謂金重羽輕者，非此之謂也。此欲斥任人之說，復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言此以曉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色重 奚翅猶言何但言飢而欲與不得妻食色之重者而禮食親迎則禮之輕者以

此相比則食色固重然如此相較豈止 **往應之**

食色而已哉禮亦有時而重於食色矣 **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

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

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紵戾也樓牽也處子

之輕者比食色之重者故今取禮與食色之重者比之而明兩重相比則食色可廢而禮不可

也

右第一章

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亦不可不辨禮義而徒徇其情其輕者固有時而從權而至其重者則決有不

義精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朱氏曰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讀匹作鷺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言人皆可

以為堯舜者不徒以其形之似能徐行後長者為堯舜之事則是亦為堯舜也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

矣者似有所未盡而實竭盡無餘之辭孝弟而已矣者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也所謂聖人人

倫之至也是也特舉其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

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堯之為則是堯而

已明善惡之機為之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時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道

非難知而人自不求子若歸曹而求之於近則當有餘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右第二章

此章亦孟子之常言而聖學之極致非

唯為曹交而發也何者世之人求道過

高視聖人之道為不可企及殊不知聖

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之間堯之敬敷

五教敷此也舜之慎徽五典徽此也無

外此而別有可以為道者也故所以貴

於學者不在於能人之所難能而乃在於能人之所易能焉孟子一言以斷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益見其不難為也先儒視道甚高嫌乎其不盡于孝弟遂謂為曹交而言可謂謬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

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述其情也怨親之過而作此詩故高子以為小人之詩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固陋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小弁之怨不違於仁豈可謂之小人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作此以自責也丑謂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
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說文曰石激水也。不可磯猶言不可激觸也。蓋以
水比子以石比母言其親少激觸之則子遽怨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孟子引孔子之言曰舜所以為至孝者年至五十而猶怨慕其親然則小
弁之怨亦得親親之道也。

右第三章

此章當與上篇舜往于田章參看蓋怨者人之至情不生於疎而生於親故夫子稱詩云可以怨何者親戚故舊之間

情義迫切而至於怨慕人倫之道也然爭小故而至於怨亦非也故子之於父母小過不可怨小過而怨此仇讐其親也是謂不可磯大過不可不怨大過而不怨此路人其親也是謂愈疏此所以小弁之怨與凱風之不怨俱不失親親之道也

宋涇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趙氏

曰宋涇宋人名涇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曰吾聞秦楚構兵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經言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孟子言經欲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且雖悅利以罷兵，然利端一開，則君臣上下皆懷利以相接，篡弑攘奪不亾不已，其害大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言仁者必愛親，義者必以罷兵則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而家國天下自莫不心服焉。

右第四章

或曰秦楚之玉若俱聽孟子而悅於仁義則二國皆可以王矣然則是人有二王也如何曰所謂可以王者本指德而言人人心服實歸其德則可以謂之王矣非必踐天子之位而後謂之王也孟子語王者必以文王為法然當其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實諸侯也然稱之曰王則可知孟子所謂王者本

非踐天子之位而後謂之王也先儒不察妄以天命之改否言之者非矣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趙氏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日季

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

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連屋廬子各

此必有義理故喜得間隙之可問也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

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言我所以不見儲子者為其雖有享之名

而不成享之禮也蓋儲子得來見而不來此簡

于禮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者也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

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右第五章

蔡氏模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

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

以幣交而皆受之豈當時亦有幣交之

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

理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名稱也實事功也髡謂以名實為

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夫

子向已在三卿之中則是非後名實者也然上

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而孟子曰居下位

遽去之則似非仁者之心也

孟子古義

卷之六

四十一

古義堂藏

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伯夷不肖枉己。伊尹志在濟者皆不同。然至於其趨則一也。仁即前篇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也。即是仁者之事。

此言君子之行或為人或自為各有其時不可必執一而論。然其自為者乃為人之本。為入者乃自為之成。亦豈可截然以為兩事哉。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朱氏曰。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

不用百里奚而囚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

囚削何可得與。陳氏櫟曰。囚則何止乎削。故曰在也。否則如虞之囚求削而不可得矣。

此言賢者之有益于國也。雖用之不盡而尚

救其囚。苟為不用則必至於囚。國之不可不用賢也如此。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

識也燔與膳同祭肉腥曰脈熟曰膳稅與脫同孟子言孔子為司寇魯不能用其道欲去

久矣適從魯君而祭例當賜大夫以胙而燔肉不至故去之也當時之人或以為為肉者固不足言或以為為無禮則似矣然亦未為實知孔子者也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以燔肉不至為己之微罪而去其用意忠厚眷眷不忘之心非衆人之所能識也

此舉孔子之事明君子之出處進退不可遽言以曉髡也

右第六章

此章髡三問而孟子三答皆不顯言其

故以髡數問而不已。故至終乃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觀其引孔子去魯之事，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故。但不欲顯言之也耳。學者於此當知聖賢忠厚之意，非淺之丈夫之所能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五伯之於三王，今之諸侯之於五伯，今之大夫之於今之諸侯，皆外似尊之，而其實深害之。故曰罪人也。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克，聚斂也。讓，責也。六師移之者，蓋使命卿為元帥行之也。此敘三王之法，而明禮樂征伐一出天子而諸侯不得專之也。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唐孔氏曰：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言天子不自伐，使命卿出其命，而諸侯奉天子之命以伐之也。樓牽也。五伯既無王命之受，亦無六師之移，自相牽，諸侯以伐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

此言五伯之所以得罪於三王也。蓋王降而伯不復知有王道一變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恣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束牲，不殺。蓋桓公自恃威信足以服人，不事盟誓，此其所以為盛也。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賓，賓客也。旅行，旅行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入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此言今之諸侯所以得罪於五霸也。霸降而
今之諸侯則五霸之法亦不復行。一變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逢迎也。言君之過未
萌而先意導之也。

此言今之大夫所以得罪於今之諸侯也。至
今之大夫則變之又變也。○張氏棫曰君萌
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
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

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
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
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
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揣君意以成其惡
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亾而後已

右第七章

此章孟子傷世道之益降而言蓋王降
而伯人既不知王道之大伯降而今則
人直以今之諸侯大夫為明君良臣而

不知復有五霸况王道之大乎殊不知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而今之大夫則亦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之言亦非徒歎時之益降而已

蓋述夫子作春秋之意云爾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義使知孝弟之義又於農隙講武也用之使之戰也堯舜之世上下和睦人懷仁義故好鬪殃民者不能自容于世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曰陽故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然且不可况其違王度賊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聘問之禮也趙氏曰宗廟之典籍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皆有大勳勞於周家而其封國不過百里朱氏曰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朱氏曰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與孟子之說不同先儒多信周禮而疑孟子然孟子之書直據當時之所見而言之則周禮不可必信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言循理守法也志

戕生民之命也

右第八章

觀此章所言可以見孟子所以自立者矣倘使當時人君試之則不用攻伐不戮一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知其度越于流俗幾千萬惜哉學者於此不能深識篤信焉則是不讀孟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辟開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虐民黷兵則雖得天下而不能暫保而况侵掠鄰邑豈得永為己之有哉

右第九章

陳氏樂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不暴秦亡此論豈不深

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讓

切慎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意以為苟以我術施之天下則上足下給無所往而孟子曰不可故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也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謂無君子則設此以誦之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

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北方地寒不

熟故生之獲殲言以飲食為禮也言五穀不生則不可以多取無城郭宮室等費則不必多取也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朱氏曰無君

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愚謂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故下文獨以君之言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

多則桀少則貉但對彼則為小貉小桀耳

右第十章

白圭之論亦許行之說也雖憤當時橫

賦暴斂姑為寬大之論而其不可以治

天下明矣淳于髡白圭之徒皆以其術

鳴于天下然二子周旋于孟子之門質

其所疑則孟子之在當時亦盛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白圭名當時諸

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

也水之性本就下禹順之而已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

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朱氏曰：水逆塞，故逆流。今乃壅水以害入，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右第十一章

為天下除害，謂之仁。專己之利，謂之不仁。仁則人已俱成，不仁則人已俱凶。不仁哉！圭之治水也，其始雖如於己有，利後必有禍。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必信也。與子曰：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

右第十二章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聖賢之旨可知矣。若夫不知道之實而專事把捉者，多失乎亮。學者審焉。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有益於國家。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以此三者為至，故歷之者不在此三者本非以樂正子之短長而言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

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輕易也言誠好善則應之速如此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

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訑自足

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言不好善則小人日進而國不可治矣

右第十三章

古之聖人不自用其智而能從人之善

蓋不謂其智之有餘而謂能用人之善

也夫國不與治期而與君子居則治不

與亂期而與小人居則亂所謂好善優

於天下亦言治國之不可不親賢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目見下文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

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此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此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
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
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免死而已矣雖不去而亦與去同只是免死耳

右第十四章

三者本非有高下乃所遇不同焉耳或

去或就其迹雖異而君子之出處進退未嘗不為道於是乎可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
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一登庸說築
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
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事見前篇舜若也故曰故天將降大任於
發傳說以下皆臣也故曰舉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饑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降大任謂天付是人以行大事之任也

空匱不繼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趙氏曰悚動其心堅忍其性也

與增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恆常也困於心抑鬱不能自舒也衡與橫同衡

於慮思索不能自通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

也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

也言不處困之害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與弼同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言生長於憂患之中者踏危積慮故後必

得安樂而死也

石第十五章

此章前言夏嘗變故多則閱義理熟而

後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勉勵人實

千古之格言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言不潔

之教誨欲其人悔過

右第十六章

君子之一言一行皆莫非教也人唯知

教之為教而不知不教之教其仁太淡
故孟子言之如此

孟子古義卷之六終

孟子古義卷之七



伊藤維楨述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此篇議論大抵與離婁篇相似始之以
知天立命之言終則望聞知於千載之
後其間旁及修身齊家之事而聖賢之
蘊王霸之辨亦備尤多切要之語予謂
七篇之書各是一部之書苟得一兩篇

而有得焉則其於聖賢之事業綽有餘裕矣如此篇最學者之所不可不潛翫焉者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盡心者謂擴充四端之心而至于其極也知性者謂自知己性之善而無惡也言自能盡其心者知其性之善可以擴充也苟能知其性之善則知天亦自在其中矣蓋性則天之所命善而無惡故曰知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俟之所以立命也

天者自能順天之所賦而不貳其心惟知脩其身而不自我害之故保其所受之命而不心故曰所以立命也

右第一章

世之安於暴棄者皆不知其性之善故也人苟能知性之善則修身從道不自暴自棄而天道之善而無惡亦可推知也故存心養性則可以事天矣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可以立命矣先曰盡

心知性而終則曰事天曰立命皆所以發明夫知性之至能修其身自有不與天違之妙也○或曰性即理也非窮理則無以盡乎心之量如何曰孟子之書自首至終通貫一意別無他說所謂知性者謂知性之善養性者謂養性之善皆以性之善而言一無知性之理之說所謂心者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又無以心之量而言者也大凡欲讀孟子之

書者當以孟子之言相證不可以己之意解之若舊解所說者皆臆度之見非

孟子之本旨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吉凶禍福皆天之

正唯君子每恐懼脩省不違天道故自能受天之正命德優身全雖亂世不能加害謂之正命若文王不歿於美里孔子不害於桓魋是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巖牆牆之將覆者言危地也苟立其下則為犯天命故君子不一置身危地者

欲無自失之悔也古稱奔車之上無孔子覆舟之下無伯夷亦其意也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極楛死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者如曾子所謂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不幸被枉冤以非罪死者雖亦命之所致然盡其道者自無之故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若夫犯罪而死者僂己之所自為固不可謂也。命也。

右第二章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

首二句又見前篇蓋古語言人之求仁義禮智得之甚易也孟子引

之而言其求也既得之則必有益於我且求之在我而不由外也。

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以上文例之首

二句亦是古語有道則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孟子引之而言其求也雖得之而無益於

我且求之在外而不由我也。

右第三章

人徒知富貴利達之可求而不知仁義

禮智之不可不求故孟子屢屢彼此相

較以曉其得失此其最切要者也蓋在

彼者求之既難而求而無益在此者求

之既易而求則有益人其可不知所擇

焉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言苟知德性之尊則凡世之富貴爵祿皆

我所有而無所欠闕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也言反身而自盡其
誠則德性之尊自為己存而無外慕之念其為樂孰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承上文而言求仁之方強勉強也恕者忖
容故於求仁為近也

右第四章

此亦與上章一意人徒知富貴爵祿之
為可樂逐逐焉求之于外而不知反身
而樂俯仰無所愧怍則其樂實在乎我
而富貴爵祿之不足以羨也此豈非萬

物皆備于我乎而其求之之要則在於
強恕而行焉耳又嘗曰飽乎仁義所以
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
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即此章之意
云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察皆明也言行道而
不能形著習善而不至
明察亦不足貴也况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凡人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
行有意行之者也習無意行之而徒善者也

習比行則輕由比習則又輕此三等之人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其為不知道則一也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無羞惡之

心者非人若無恥其可恥之事則便是無羞惡之心者違禽獸不遠矣

右第六章

恥者羞惡之心也恥吾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也恥吾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改也苟其心漠然無所用恥則無所忌憚

而已耳謹云不以恥為恥無恥正合于

孟子之意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遷善改過之機恥善不若人則可以進善

恥惡在其身則可以去惡為機變之巧者無所

用恥焉

朱氏曰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

無所用其愧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己之

恥之心也是自暴自棄之人何能若人之有言其必陷于不善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

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右第八章

此專稱古之賢士守義之高以勸今之賢士也蓋古之賢王崇道下賢其德表表世之所瞻仰但賢士之心人未必知故孟子假古之賢王以著賢士之心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

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宋姓勾踐名遊遊說也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

囂矣

尊德則不見人爵之榮樂義則能得素位而行故不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也

故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貧賤不能移故窮不失義富貴不能淫故達不離道

此據窮達之時而言故不曰德而曰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士對民而言

言得己猶得我之得言人之服己也窮不失義

故澤雖未及民而其為士者服其行也達不離

道故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脩身者對人之稱言知脩其身而不求于人也見者不泯然沮沒之謂承上文申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實

右第九章

此章雖為宋勾踐發然學者終身之受用盡於是矣觀其何如斯可以囂囂之問其人必是尊賢謙己而非淳于髡之儔故孟子以此告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羣聖人獨舉文士稱之者以其壽考能作人材而致濟濟

盛也凡民衆庸之人也豪傑才智過人者也言凡庸之人固有所待于人而後能興起若夫豪傑之士則獨自奮發能成其德何待人之有

右第十章

此章勸學者有所奮發興起以自立也夫以豪傑之士自許者學者之常也然省其所為亦不免為凡庸之人豈足稱豪傑之名哉其所以勸之者至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言道德隆則不以富貴而動心也

右第十一章

知道義之大則見富貴之小自然之符也故益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所志所期之遠且大可知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蓋

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此為人君示使民刑人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勞之而民怨則勿勞可也殺之而民怨則勿殺可也人君之使民也大類出於縱欲其殺之也亦出於肆怒謂之造怨庶可戒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

也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霸者之

政有所造為而其功易見故其民驩虞也王者之德猶天地之化萬物莫不各得其所故其民皞皞也殺之而不怨利之

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庸功也王者

母之於子本欲生之故不以殺之為怨與民相忘故不以利之為功於變時雍而不知其誰所

也。為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朱氏曰：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天而學者所當盡心也。愚謂所存者神中，庸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即其意。

右第十三章

先儒曰：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

聖人之仁，而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有功之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無迹之可尋也，此言皆善得孟子之意，故併按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如桓公葵丘之會，所命諸侯之事是也。善教如設為庠序學校，申之以孝悌之義，未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則人畏而財聚。

孟子古義 卷之七

善教則民親而心服

右第十四章

此章專論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蓋善政民畏之如訟者之對明吏不得欺也善教民愛之如子之視父母不忍欺也故善政則得民財而未必得民心善教則民心悅服雖無財而無害國祚脩短之驗實判於此此善政之所以不如善教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自然之善也良知良能謂凡事出於性之自然而無所勉強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通下節就良知良能而明孝弟為仁義之本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知親知

親親仁也敬兄見良知也愛親敬兄良能也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仁義者非他乃推親親敬兄之心達之天下無所不至者即此也達猶達之於其所忍之達即擴充之謂也

右第十五章

此章非徒論良知良能乃明仁義即吾

孟子古義

卷之七

十一 古義宜藏

心之固有而欲使人擴而充之也與前
篇論性善說四端諸章同意蓋當孟子
之時聖遠道湮人徒以仁義為外而不
肯用力不知所謂仁義者非他乃孝弟
之心人之良知良能而本出於所不學
不慮達之天下是為仁義而已然則仁
義人心之固有而不可不力而行之於
是可見矣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良知而
不知為仁義之本其亦鑿于孟子之旨

矣

孟子曰舜之居溪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耕歷山時也言舜之在側微也如溪山野人無
所知識而其從善其速如此蓋其智愈大則
取人之善愈速其德愈高則與人之
之善愈浚此舜之所以為舜也

右第十六章

天下之善非一人之所能盡而舍己從
入最人之所難也故聖人廣取眾善以

資其知樂正子魯國一儒生焉耳而孟子尚稱其好善優於天下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則其取善之厚為如何哉此其所以能成其聖而大於拜昌言也故中庸孟子屢屢稱其取善之周特多於羣聖此學者之所當仰望者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行不為其不可為之事心不欲其不可欲之事則義不可勝用也謂之如此而已矣

者明為之甚易而無復他方也

右第十七章

義理之心人皆有之一計較利害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故學問之方無他在充斯心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日朱氏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臣孤遠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庶子不得於其親者也言其惕厲憂慮故能通達事理

此言困之進人也所謂生於憂患而終於安樂亦此意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朱氏

曰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為悅者也安者扶顛克亂之謂為悅謂自為己之功而悅也安社稷

為悅者唯知有國而不私所事不可有天民者

以富貴爵祿拘之若汲黯霍光是也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對人而言如天爵天吏天職天祿之類不為人之所制謂之天民可行而行可止而止以安天下為己任而不可復以君臣

之義責之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者其德至盛不可限量唯能正己而物自正乃篤恭而天下平者也

右第十九章

此章欲論大人之事先自其下者次第

言之蓋為容悅者佞幸之小人唯知事

是君而不知為國固不足論也安社稷

為悅者唯知為社稷而不知為天下志

雖可尚亦未為至也天民以道義自持

志安天下而不苟出也然尚有其迹其

唯大人乎。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王天下樂

之極也。君子有三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不以世俗之樂為樂也。

樂也。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為樂可知矣。是君子之所大欲，故以置諸二者之首。

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見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則仰不愧，俯不怍，則為樂可知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則教，育英才之為樂可知也。

矣。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申言之，以

之三樂，樂有甚於王天下之樂也。

右第二十章

此章謂人苟有二樂，則雖王天下之樂不能以易之，非謂必併三樂而後可也。

周公有兄弟之難，孔子幼而喪父母，則雖聖人猶不能兼全其樂，況他人乎？必謂併三者而樂，則是孟子之言有名而無實也。

謂併三者而樂，則是孟子之言有名而無實也。

無實也。

無實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廣土衆民

君子亦非不欲然其所爲樂則不在此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教化遠及君子樂之然

則不在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此也分定故也分猶言分量謂不加不損也言君子

而有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根本也言仁義禮智之德實本於其心也生發見也粹然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喻曉也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言君子之所性仁義禮智之德實根於心

故其美出乎內而達乎外光輝充實旁溢流通自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此其所以異於衆人而非若霸者之假之乎外以濟其私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此章專論君子之行仁義禮智皆根於

心而非若五霸假之乎外也蓋富與貴

者人之所欲君子亦無與衆人異也而

所樂則不在此焉志得道行禮樂被天

下是其所樂也然至所性則和順積乎

中而英華發乎外不以窮達而有所加

損焉此君子所大異於衆人也舊說據此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者誤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朱氏曰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此引伯夷太公之事以明養老卽王政之本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無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此言非制民產則亦不能養老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此引文王之政以明善養老者之實

右第二十二章

王道以善養老者為本善養老者而後足以見仁民之有誠矣故善養老者文王之所以得天下之心播棄稂老殷紂之所以失天下之心後之人君其可不監於茲乎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

耕治之田也民有恆產則有恆心故治田薄稅為王政之本

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用財時而且

民非水火不

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朱氏曰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

右第二十三章

此與前章意大要相同皆孟子論王道之本旨當與首篇論王政諸草參看○
范氏祖禹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

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
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
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假孔子之事而言聖人之道愈進愈無窮也東
山魯城東山太山即岱宗朱氏曰所處益高則
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
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水本流
行不止

之物波瀾謂其流行也容光小也言海水極
大日月極遠人皆失其形容但觀水於波瀾則
知其流行之體無所不至觀日月於容光則知
其至明之體無所不照皆觀之於其近也聖人
之道亦然唯當求之於至近初非求之
廣大而可得也如良知良能之說是也
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成章謂積之久而文章著見也
若曾子之孝晏嬰之儉是也達者德孚於人而
行無不得之謂言君子之學以誠為本進不躐
等故能成其章
而通達無礙也

右第二十四章

此章首言聖人之道極大而不可量也

次言道雖大，然求之有要也。蓋聖人之道一也，然有易得而識者矣，有難得而識者矣。欲求其難識者，必先求之於易識者，可也。若忽其易得而識者，則非善求之者矣。終言君子之學，必不可不求之於躬行之實也。孟子為人之意，至親切矣。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則利及于人為利，則必害于人。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石第二十五章

道二善與利而已矣。為善則自不至利，其勢然也。為利而能至於善者，未之有也。故苟雖一小善為之，不已則上可進於聖人，雖一小利為之，不已則其為盜跖也不遠矣。可不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名朱朱氏曰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不及為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

踵利天下為之也墨子名翟兼愛兼親疎而愛之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忘

其身而殉天下者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

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求其當也楊子專為己墨子

專為人子莫執兩者之中比子為稍近於道然所貴乎執中者以其有權也故過而可則當

從過不及而可則當從不及若徒貴執中而不權以通之則亦猶楊墨之各執其一也所

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道本萬

變不窮若但執其一則其他盡廢自以為道而實足害道所以君子深惡之也

右第二十六章

子莫執中堯舜湯武亦執中而其所以

異者蓋在權而不在中也子莫之執中

執中而無權堯舜湯武執中而自有權

存先儒不察專說執中而不知有權以

處之者非也若聖人固無可議者自非

聖人唯知執中而無權以處之則必有

執一之病孟子以權為執中之節度至

矣盡矣蓋示學者以不可執一而廢百

也後世儒者必立一家宗旨以為學問

準則人亦以為簡徑直截而不知賊道之甚此亦執一之類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饑渴害之也言饑渴之人雖飲食之不美者亦以為甘此為饑渴所害而失

其正味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饑渴之害口腹不過失其正味而至於轉為心害則人心必故雖貧賤之極至饑渴之甚而不失其本心則非識量過人者不能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言和者易

流柳下惠雖三公之榮不少貶其介以從之此學柳下惠者之所當知也

右第二十八章

人皆見古人之迹而不知古人之所以

為古人此吾學之未至也伯夷之清而

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易其介不

有孔孟為之微其顯闡其幽則學者何

由知夷惠之不可及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為棄井也八尺曰軻言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之則必要其成鑿井本欲得水若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右第二十九章

此章戒士君子之於業不盡其極則不濟其用猶不及泉之井功向成而自墮可不勉焉以要其成乎○呂氏希哲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者出於其性不假勉強也身之者反身以得之也然皆其實有而非外假也五霸則假其事以濟其私豈實有其德哉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也言雖久假而不還然非真有故孟子斷之曰自以為是亦以是稱之莫識其非真有也

右第三十章

仁義一也性之者生而得之也身之者修身以得之也假之者外假其事而內無其實性之者無以加焉身之者與性同功假之者偽焉耳王霸之所判其在

於此乎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伊尹之語今見于古文尚書太甲篇狎習見也言予不欲其君習見于不順義理之人故放之于桐也丑問後之人臣亦當倣伊尹之所為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全在堯舜其君而無有一毫自利之心

右第三十一章

蔡氏模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

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丑之所問即彭夏所謂傳食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安富尊榮則君享其利孝弟忠信則子弟被其化君子有功於世其大如此

右第三十二章

君子之在世、上有功於其君、下有益於其子弟、不素餐、孰大於是、豈可謂無功而食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齊主之子也士則上不

敢為農工商賈之事故問士何所為事蓋亦無事而食不可之意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言士當為公卿大夫而未能為公卿大夫之事唯當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為仁者之義者之事也士當以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

此為志故曰尚志也

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居猶身之居其宅謂常不可離

也路猶足之行道謂不能不由也言雖未為大人然大人之事備於其身矣進而公卿退而士庶無所不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天下有道則賢者見貴天下無道則賢者見賤公孫丑王子墊之不能無疑於士何事者其慣衰世之陋而不知有道之隆故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

必不肖受齊人皆信其賢然由君子之道觀人

乏則是舍簞食豆羹之小義耳何足取也

莫大焉人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奚可哉焉猶於也言人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之罪焉今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則既失人倫之大者豈可

右第三十四章

或曰仲子不受齊國義亦高矣孟子何

以為舍簞食豆羹之義乎曰孟子嘗云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故

事當問其合義與否而不可較其大小

苟合其義則事豈有大小哉蓋彝倫之

道人之大本也苟一失之則雖有大功

偉節皆不足取也仲子之義雖似高然

視之人倫之罪則固舍簞食豆羹之

小義焉耳豈足償其罪哉舜為瞽瞍視

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况齊國乎若老佛

之徒廢名教，蔑彝倫，不自知其為罪而誇大其教，人亦致欽仰，亦舍簞食豆羹之類焉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朱氏曰：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孟子曰：執之而已。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也。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在臯陶當執縛之也。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

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臯陶之為法官，自堯時已然，故曰有所受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

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蹤，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唯知有親而不知有天下也。

右第三十五章

此章孟子直據義理，以發聖人用心之極。一以見雖以天子之尊，不敢在天下之法。一以見雖以天下之富，不敢易父子之親。仁之至，義之盡，非孟子莫能言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朱氏曰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孟子曰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有異也

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王子服御與人不同而居能移者本非常人之所與能而一有所兼於其心哉明人之不可不居仁也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以證居能移氣

此孟子因見王子之事有感而發

右第三十六章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言與人相交必以幣帛為禮然苟有恭敬之實則雖無幣帛之贈於接人之禮盡矣故曰幣之未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徒有恭敬之貌而無其實則君子不可虛拘其禮而受之

右第三十七章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耳目四體為形視聽運動為色性猶生也與孝經所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耳目四體為形視聽運動為色性猶生也與孝經所

謂父子之道天性同意言形色皆謂父惟聖人然後謂子可以踐形踐如踐言之踐謂形色皆能循其則而能踐其形學者當恭敬脩省不可忽焉

此言形色雖輕而本天之賦與不可不重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辰也言見其

其緩之不如告之以其不可也不戒短喪而勸期之喪何以異此亦教之以三年之喪人之至情不可已王子有其母歿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歿厭於

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朱氏曰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

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右第三十九章

短喪之說自古有之宰我公孫丑雖親

遊于聖賢之門，猶不免有其疑。蓋以三年之喪，為出於聖人之制，而不知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其恩為至重，故也。苟知其義，則至情迫切，不容自己，豈忍出之於口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言君子之於人，雖不親教之，然澤之及物，其品有五。有如時雨化之者。君子之化，廣被天下，木也。若周公制禮，樂以化天下，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本朱氏專言及門之士也。言同被君子之化，而其所成各異。成德者，或仁或智，各得其性之所近也。

達材者，或從政，或行軍，各達其質之所長也。有私淑艾者。若孔子之於子之於曹交、王子之於墨，是也。及門之士，不在此限。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此五者，或自教之，或其化及人，然同歸于教育之中。故申言以結之。言此五者，君子之所以為教也。

右第四十章

此章明君子雖未必設科施教，然其澤自然被覆於天下，謂之不教之教也，廣矣大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安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蓋不知道之在。近且將欲以私意造為而得之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彀率。彀。彎弓之限也。言精其道者善知教。人然其法一。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引而不發。謂持謂自自然動搖不遺餘力也。言君子之教人其未道而空故不高不卑使智愚賢不肖皆能踐而望之其專心致志者得從而至之也。

右第四十一章

道如大路然亦如菽粟若使其知道之在乎邇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有似不可及之患哉而丑視之以為高為美為若登天此其所以不知道也舊解曰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又曰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是皆禪家手段非儒者之學也夫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明白

簡易乃如此，宋儒素熟禪機，故不覺觸處發露，學者明辨之可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殉從也。如殉死之殉，蓋以卑從尊之稱。言天下有道，則賢者見用，故道自我而行我尊，而

道卑天下無道，則賢者見黜，故惟得守身而善其道，道尊而我卑，蓋隱見雖異，皆道與我相從

而不得相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若以道殉乎人，身與道離，道焉在哉。

道焉在哉。

右第四十二章

此章專為以道殉人者發，蓋道外無身

身外無道，故非以道殉身，則以身殉道

雖時有治否，而身之與道未嘗相離也。

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若身與道相離，豈所謂道者乎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

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

答也。滕更有二焉。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

專所以不答也。

右第四十三章

此章戒受道者必以誠意為本若有所
秋則其意不誠雖告之必無益此君子
所以不告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也

朱氏曰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
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人之所行以始終不衰為貴
其進甚銳者其力易衰故其
退必速

右第四十四章

朱氏曰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
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
草木愛愛

物而不妄用也弗仁則當用而用仁民用意而
施救也弗親則當罰而罰至於親親則以恩相
親而不怨不惡蓋君子無所不用恩
而其中亦自有輕重厚薄之等也

右第四十五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仁而已矣而有義自
存于其中何者愛欲其周而分則必有

差等愛欲其周者仁也必有差等者義也故君子言仁自有義在言義自有仁在
在有仁而無義非道也有義而無仁非德也若楊墨之徒是已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親賢謂親戚及賢者也無不知無不愛指仁知之極而言急此二者先其大者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又就禮以喻務小而遺大弊之

右第四十六章

夫子嘗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天下之事有可得而知者矣有不可得而知者矣而其可知者亦有緩急先後之別故堯舜之知不徧物也必急其先務焉然則其不可急者姑置而

不講可知也。若後世學者，不唯務知其不可急者，必欲窮盡，不可得而知者，格物窮理之學是已。其乘聖賢之旨甚矣。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及，即達。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

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謂太子申言子弟其所最愛而民失之土地為輕。今以土地之故而殺其民又及其子弟。下仁者之情狀每如此。

此言不仁者之失其本心也。孟子又嘗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以國敗家之有可不戒乎。

右第一章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之書

記二百四十四年事，其戰一無以義動者。但以彼此此則其中或有稍近義者矣。征者

征者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

正之春秋之時諸侯相征所以無義戰也

右第二章

春秋聖人之史也當時載籍未備善惡淑慝與時俱沒而不傳於後世故亂臣賊子恣其貪心而無所忌憚於是孔子因魯史以筆之所以暴著善惡淑慝於天下萬世也孟子就征伐一事以明當時諸侯蔑如王法自相征誅皆先王之罪人也即孔子作春秋之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言讀書者當論其合道與否若不然而盡信書以為證則或致害道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策竹簡也言武成篇其言誇大多不可信可取者僅二三策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

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齒楮也古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言蓋誇武王殺敵之多也孟子言仁者無敵何有如此之事此不可信者

按今古文書武成篇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此因孟子之言遷就其文為紂之徒自相殺之詞若如其說則孟子何以特舉之為不可信之證乎古文書假託可疑此類可見矣

此據武王之事以明王者之師本不待戰因

上章而類記之。下章倣此。

右第三章

夫書所以明道也。然非識道者亦不能讀書。孟子所引武成。當時真書也。然纔取其二三策而已。况今之古文書及晉隋之間。而始顯於世。則其假託偽撰之可疑。何可盡信哉。及左氏公穀戴記等書。亦皆成於秦漢諸儒之手。不可必據信焉。蓋天下之書真者少。而偽者多。故

務黜其偽。而後真者顯焉。若不辨真偽。而雜取翫引。以成其說。則偽者勝。而真者負。貽害斯道。不可勝言。故知道者。不患其寡。而患其不真。不知者。反之。不可不審擇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伍曰。陳。交兵曰戰。戰。陳。殺入之道也。其自言善之者。先王之大罪人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為後我。引湯之事。以明仁者無敵而不必戰也。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又引武王之事而言亦不假兵威而天下自服也。革車，兵車三百兩，三百乘也。虎賁，兵士言猛如虎也。武王謂殷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殷之百姓也。於是殷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言暴國之民皆欲此，則不待殺人而敵國自服也。

右第四章

此章戒當時以善兵自負者。因明湯武之戰自不假兵威也。蓋王者之戰非不

用兵。所謂周司馬法是也。然秦楚之輕，不能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能當湯武之仁義。故湯武之兵皆以德勝，而不至於殺人之甚也。然而嘉穀之不熟，不如萁稗。故為仁亦必在乎熟之而已耳。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日規短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右第五章

此章戒學者徒執法度而不能神而明之者也蓋法度之可告者師能傳之于弟子而至其巧則存于人故能得其分數而多失其妙為學者可不深思熟講自盡其心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木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舜之德廣大周遍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富貴而加故其為匹夫若不復知有富貴者及立為天子則猶身生於王家自無卑賤之態其德

之大為如何哉

右第六章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安命所值也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不為利動也安命所值者智之至也不為利動者仁之盛也子貢稱夫子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貢之所以稱夫子即舜之所以為聖也學者徒知智之名而不知智之所以為智知仁之名而不知仁之所以為

仁可乎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朱氏曰：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

右第七章

此章專戒不仁之禍也。若齊宣王伐燕，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非惟燕人畔之，卒至於動天下之兵，其禍之所及，殆不

可救。孟子之言亦明鑒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以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以征稅，出入孟子姑舉一事以歎世風之日淪。

右第八章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圃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圃為阱，國中此以園圃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

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觀化之原塞矣使人不能使之以從焉况他人乎

右第九章

聖賢之言皆先其本而後其末能治其本則其末自從身者服人之本也其身不正則妻子至近猶不能服况其遠者

乎孟子之言蓋正其本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人處邪世則多易失其守足于德者則不然

德以仁成仁以誠至周于德者即謂仁者也

右第十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苟無其德則於得失之小者反

不免露其真情也

此亦美實德之不可及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國以人為體故不信仁賢則國猶無

入無禮義則上下亂。

上好禮義則民敬而自服故無禮義則上下失序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用之無度則財竭國弊

右第十二章

此章實治國之龜鏡當作一部經濟之典看學者熟讀翫味之可矣。○張氏
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

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得者不求而自得之辭得乎天子為諸侯故不仁而或得國得乎丘民為

天子故不仁則不能得天下

右第十三章

天下大物也。非國之可比。故可得之而不可取之也。得云者，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自歸之。若唐虞三代是也。故其於天下也，傳之子孫，奕世無替。取云者，兵爭篡弑，奪人之有而取之。若秦魏晉隋及五代是也。故其於天下也，常恐為人所奪而亂，凶相尋不滅不已。豈可謂得哉。治亂安危之機，不亦彰然著明乎。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朱氏曰：社，土神；稷，穀神。建

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十六井曰：丘，民田野之民也。為丘民所得而為天子，則民為貴。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為社稷之實可見矣。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而必若諸侯無道而危及社稷，則更立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為民而建。若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是社稷輕於民也。

右第十四章 輔氏 廣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

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民為重，君為輕，知王者之心，而後可為此論。朱氏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蓋不然也。君貴民輕，天之所敘，雖以理言之，然民未必重於君。惟

王者之心，以民為天，而不以崇高為樂。凡其所行，一無非為民，故知王者之心，而後可為此論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

右第十五章

此章贊聖人爲百世之師而以伯夷柳下惠證之若孔子之聖渾然純粹道大德宏無迹可見譬猶人在於天地之間而不知天地之大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者也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其迹易見其風易感故孟子每互舉而論之亦欲學者合二子之長而一之也卽集大成之意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

之道也然分而言之仁者天下之德而人自人焉耳故言仁而不言人則無以見道言人而不言仁則無以明道必合仁與人而後可以謂之道矣

右第十六章

仁者天下之達德而人性本善以性之善求仁猶確之於火樹之於土彼此相須以成其用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若惻隱之心仁也及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等語皆合仁與人而言之者也學者審諸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凡聖人之一言一動。皆萬世之典刑。不可以其屢見而忽諸。

右第十七章

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言聖人之盛德。本非違世。戾俗以自取。尾。但陳蔡君臣皆惡。無所共交而已。

右第十八章

按史記。孔子將適楚。陳蔡大夫懼而發徒圍之。然據此章觀之。蓋陳蔡君臣無

智。暴慢嫉。夫子禮容之盛。而為之而已。

但以旅人待之。而初非識孔子而圍之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訛。理。賴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陳氏櫟曰。為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

語之屢憎於人。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

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隕。墜也。問。聲。問也。言雖不能殄絕。

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蓋君子當以道之不明。德之不修。為憂。若失訓誨之自外至者。雖聖人所不免。學者豈可以此芥蒂於其懷乎。

哉

右第十九章

柏舟之詩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
縣之詩本言太王之事昆夷孟子直以
為文王孔子之事蓋引詩之活法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古之賢者無乎

其身而必責於人豈能化人乎

右第二十章

唯賢者為能教人唯智者為能治人皆
始於自正其身未有不正其身而能
教人治人者也此必然之理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徑小路也

蹊人行處也介然分別之意用由也路大路也
為間有間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孟子戒高
子而言凡為學者常用其心無有間斷則是非
分明必有所進不然則理義之心昏昏塞不通今
子之病正坐此耳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古義

卷之七

四十一

古義

學者之於業也從事於學問則其智開發日就高明苟就陋因循不用其心則其智蔽蒙日就昏塞必也至於回護遷就不肯辨別張子曰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可不戒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豐氏櫻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

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又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焦氏曰追猶槌也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

皆摧殘欲絕有如此蠡齧之形曰是奚足哉城門

之軌兩馬之力與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

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蓋門人錄之以證上章茅塞之言猶論語記雍也可使南面之語而次引仲弓問子桑伯子之言以證之也

右第二十二章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

可復棠齊邑也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

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

而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

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日手執

則法也婦勉為善為士之所則也負依也山曲日嵎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而復為之也朱氏曰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

陳氏櫟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其不

可言而不言智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五者之欲性也然貧富有命不能

為性而從之必安於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

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言仁之於

愛義之於君臣當相得禮之於賓主當相答智之於賢者當相知聖人之於天道當相合而或

不然者皆命也。然已性之善可學而盡之矣。故君子不以此五者委之於命而必盡其在我者。以冀其感動之也。延平李氏曰：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右第二十四章

先儒說性命各有理氣之別，解此章則謂性命二者前後錯綜，皆以理御氣，殊不知聖賢說性說命皆就氣為言而未嘗涉理。如此章最其章章者也。蓋耳目口鼻之欲與生俱生，固是性也，而其可

以為善亦以性之善故也。貧富貴賤之分所稟不同，固是命也，而人倫之間或正或變亦命之所值也。然君子於聲色臭味之欲則不以為性，制之以命，人倫之變則不以為命，務盡其性，其伸此而抑彼，皆莫非所以修身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善者，人必慕之，惡者人必惡之，其為人也善，則非惟君子

欲之而已雖小人亦必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之故謂之善人也

有之猶四體之有於其身不可得而離故謂之信人也充實之謂美

實乎中也言善充滿于其身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者實乎中而著於外也言其善充實不

禦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者德造其極之名言

則其德造其極確乎不可拔者不能如聞伯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者聖而又不可測識之

人之思智所能測者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明樂正子雖在二者之間其可企望之地猶多有也

此孟子因論樂正子推至於美大聖神之極

蓋明雖聖而不可知之神亦在因吾性之善

而充大之也

右第二十五章

此章蓋孟子就樂正子中年所造而言

之觀曰其為入也好善則知後來所進

自美而至大必不止於二之中矣○程

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

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浚而美且大可以

駟致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

當時墨教特盛而楊氏甚微故既知歸于我蓋當時儒者有惡其嘗陷於邪說拒而不受者故曰歸斯受之而已矣

今之與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莖又從而招之

關

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君子之於人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若追求放豚既入其莖則斯已又恐其放逸而拘留羈絆之其立心甚隘設道甚狹何以得與天下共由

大中至正之道哉

右第二十六章

君子之於異端務明其道而不強彼之

歸于我惟從彼自知其非而歸於我而

已苟不知此而強欲辯之則非惟不能

使彼歸於我且天下之異端亦不堪其

多奈何得盡收拾之以入於我道耶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

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

用者謂用之於己緩者存其餘而不取盈之謂征賦之法上取之有定制下供之有常數然至於用之則當存寬恤於其間否則傷民損財必至於父子離散國之亡無日矣

孟子

卷之十

五十一

右第二十七章

舊註以為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非也布縷成乎夏粟米成乎秋力役固可通四時然古者作土功必在乎冬蓋於農隙也然則三者用各有其時固不可先而取之亦可後而取之哉可謂謬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

殃必及身

言土地產物人民養物政事理財皆慮不使其傷損破壞則身安國豐長享其福寶珠玉者反之

右第二十八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謂君子之大道而未斥言如何為

大道蓋君子以忠愛存心以遜讓接物
心和氣平無行而不得故曰君子所以
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斯謂之大道也若夫小有才
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必誇己以狹人
便己而害人唯利是務無忠愛遜讓之
心其見殺也宜矣○徐氏曰君子道其

常而已括有灰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
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有業屨於牖上

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業屨織之有美業而未成者館人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慶匿也或人問於孟子云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孟子言子以是來乎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

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夫子舊作夫予解之朱氏改作夫子今詳文勢朱氏為是故今從之或人自悟其非而謝之又因言夫子設

置科條以待學者也其去者不追還來者不拒
逆苟以向道之心來則受之耳蓋言聖賢道宏
如此門人以其言合於
聖賢之道故記之也

右第三十章

此章見聖賢待人之廣猶天地之大萬
物自生歿榮枯於其中而生生之理無
所不至也○輔氏廣曰近世好議論者
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
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繼履者矣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

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
魯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
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有所不忍惻
隱之心也有
所不為羞惡之心也達者擴充之意即上文所
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是也言擴充此
心而無所不至
是為仁義也

此當與前篇四端章參看蓋所不忍所不為
者即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為

即擴充之事而仁義其所擴充者也此孟子論仁義之本旨凡讀孟子者當依此意解之

則義理順安自不至失本旨之甚矣宋儒解端字為端緒之義其謬於是益可見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

忍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無穿窬之心即有所不為也充充大之而無所不達也言人

皆有斯心充之則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

往而不為義也特舉義之一端而言之爾汝輕賤之稱無受爾汝之實不肖受

辱之心即羞惡之心也苟充斯心則事皆合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

是皆穿窬之類也因上文穿窬之義斥當時辯士以術致人之罪也餽探取

之也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而為之者故曰穿窬之類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前並論仁義而後特論義者蓋仁

之於人雖大而義理之間最人之所易

致失故特致其詳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言以近為至，然指不遠則淺，露無味，故

言近而指遠者為善言，守以約為要，然

施不博則泥而不行，故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

守約而施博者為善道。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古人視不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之處，不下帶，言其近也。申

上文之意而言君子之言皆在於日用常行之

間而天下之理盡矣。所守者在於其身，人病舍

而天下自平矣。言甚易簡而不勞攘也。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言不脩其身而求於人之病

此又言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之意，學者能於此等語有得焉，其於孔孟之

旨瞭然無疑矣。

右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不待勉

道也，反猶反躬之反，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反之於己而後能得也。之至也。動容周旋中禮，即從容不迫之謂也。哭

視之以為非難事，故曰盛德之至也。哭

然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常也，回曲也，言聖人之

德自然，而然本非有所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泛指學者，而

然言堯舜之事雖非有其高難行之事，然亦不

可以力而至也。君子唯當行其所當行，而不可

計吉凶禍福若有計之，之念則非自然之道也。

此言堯舜之德本出於生知而湯武之行能造其極。總論聖人之道本皆自然而非有所為。欲學者之有所法也。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趙氏曰：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

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趙氏曰：椽，題屋雷也。上四角當椽頭，作屋雷，以承水，其大數尺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丈也。此所謂巍巍然者。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我，泛斥學者而言，非孟子自我。僕從之盛，皆世俗之所好，而在我者，則古聖賢之制，法道之所在也。吾何畏彼巍巍然哉？亦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意。

此為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者，故特言此以欲使其志意舒展，無所懾懼而得盡其所言也。若夫君子以禮存心，無所不用其

敬豈於大人而藐之哉。孟子嘗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之敬君與世之以趨走承順為敬者異矣。

石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者謂耳目口鼻之欲，蓋心為大體，耳目口鼻為小體，從其小體則必害大體而失仁義之良心，故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右第三十五章

耳目口鼻之欲與生俱生，皆天之所與我者，而人之性也。故聖人不甚惡之，但在以義與道裁之焉。耳所以孟子曰：寡欲而未嘗曰無欲，蓋寡其欲焉，則視聽動作能合其節而仁義之良亦得其養焉。若欲無之，則廢人倫，絕恩義，併其良心斷喪，斯滅不至槁木，其形死矣。其心則不已，而先儒有無欲主靜之說曰：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與孟子之意。殆有霄壤之異矣。又曰。孟子嘗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得奪。此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旨不同者。何哉。蓋先立其大者。就其本而言。存心之謂也。莫善於寡欲。就其養而言。養心之謂也。耳目口鼻之欲。寡則大體亦為之存。存者。植立安固之謂。養者。栽培保護之謂。有緩急本末之異。故孟子語存心。必以仁義為主。語養

心。必以寡欲為要。此其所以有別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棗名。曾子以父嗜之。

故父沒之後。食必思親。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

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鼎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右第三十六章

當時學者多以聖賢出處行事為問。蓋

重之也故孟子為之解紛辨惑詳悉事理以告之關涉甚大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怠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朱氏曰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怠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萬章疑魯多賢士夫子不思其他何獨思狂士乎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朱氏曰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日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

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

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曾皙言志見論語可見狂者之態牧皮未詳何以

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

動輒稱之不稱而巳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狂者又不

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

其次也屑潔也狂有志者足與進於道也獯有守者足與有為也

此舉狂獯之行以明其雖過中行亦皆可以

進道而有為故為聖人之所取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朱氏曰原與愿同謂謹

原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

此孟子引夫子之言而深言鄉原之不可與以明其所以必思狂狷之意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曰何以是嚶嚶

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言立己太嚴峻

也涼涼薄也不諧世之意也朱氏曰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媚者求悅也孟子欲斷鄉原之無可取先舉其言曰彼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

狂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不與俗相諧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苟使入皆以爲善則可矣因斷之曰彼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此舉鄉原譏狂狷之言以明其為德之賊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章問一鄉之人皆以爲謹厚之人則固非不

善孔子何以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

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

之賊也概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言其掩護之工也流俗者謂風俗頹靡如水之

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又引孔子之言以明鄉原之害也莠

草之似苗者佞口才也其言似義而非義利口

多言而不實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

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其迹有似於中道而

實非也故忠其亂德蓋真是固莫加焉真非亦

不能以惑人惟其似是而非者尤易惑人故聖人深惡之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

世不易之常道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言君

子辨異端息邪說之術反常法而已矣常法既

復則民志定而邪正分故民有興起於善而邪慝自無所容於其間矣

此舉鄉原之行且引孔子之言以歸其本于

反經也蓋距邪慝之法以言語攻之治其末

者也身修倫理正其本者也君子不治其末

孟子卷之七 六十一

而正其本故曰反經

右第三十七章

尹氏焯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獯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

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由文

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姓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其自

堯舜至於孔子必以五百歲言之者蓋以其迹論之而已猶論舜文之事而言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別無異義後世以數言之者非也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言自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地亦近其宜有見而知之者然其無有

如此則百歲之後四方之遠其無有亦如此可知矣然聞知之妙雖隔千歲猶一日也則焉知後世無聞而知之者乎其所以屬望後學之意深矣

右第三十八章

此章孟子深望聞知者於千載之後也蓋見知之功易而聞知之功難故見而知之者常多而聞而知之者則非神會妙契於千歲之下者不能所以孟子先曰自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而後及禹臯陶先曰自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而後及伊尹朱先曰自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而後及太公望散宜生則其偏重聞知者可知矣蓋學者之於道雖親遊乎聖人之門而接其儀刑然非其才則不能任其道無其志則不能得其道苟有其才亦有其志則雖生隔千歲地阻千里猶相會於一堂心心相照言言相合不止受其耳提面命而已聞知之妙豈不大哉此孟子所以於

七篇之末反覆詳論三致其意也

孟子古義卷之七終

書孟子古義後

孟子古義將梓修德 帝董其事嚴督筆工刷人每寫一紙鏤一版較閱檢討幾歷八九番而書體版面一極整齊句讀正字畫明無三家門五之誤矣工成使書賈公于四方自今以往凡吾同門之朋及他購求者須就此本以取正焉向者曾刊論語古義然刻字邊格漶漫不清行將謀改刻同成善本一書合璧實以是刻為樣耳修德 不肖不量僭越謹記考覈之勞以謝師恩之萬一且欲并表先生之德之學不啻此

邦泰手遼及海外敬慕問壽也去歲韓人來聘維歸
 舟于備後州鞞津先生次子長英時為福山記室與
 接件事有書記成夢良者簡長英曰久承尊考仁齋
 先生鬱為日東儒宗道德文章為世所尚冀賜覽
 遺文大為此行之希獲矣遂請得童子問珍重而歸
 因願此書亦續到或遞傳中國欲使華之儒輩得聞
 其說以知孔孟本旨再明乎吾東方也耳
 享保五年庚子八月望日門人香川修德拜識

古義堂遺書目錄 發行

古義點四書白文 全五冊

古義點五經正文 全十一冊

仁齋先生著述

論語古義 十冊 孟子古義 七冊 中庸發揮 一冊

大學定本 一冊 童子問 三冊 語孟字義 二冊

古學先生文集 三冊 古學先生詩集 一冊

古學先生和歌集 一冊 易乾坤古義 一冊 附大象解 春秋經傳通解 二冊

日札極論 續近思錄 一冊 文式 一冊

古學先生言行物行書

東涯先生著述

大學定本釋義 二冊

周易經義通解 十冊

經史博論 四冊

古今學變 三冊

釋親考 一冊

歷代官制沿革圖鋪 一冊

新刊用字格 四冊

德必有隣 室以雨施

中庸發揮標釋 二冊

制度通 十二冊

辨疑錄 四冊

經學文衡 三冊

通書管見 一冊

復性辨 一冊

秉燭譚 五冊

童子問標釋 一冊

名物六帖 六冊

古學旨要 二冊

刊謬正俗 一冊

唐官鈔 三冊

新刊助字考 二冊

學文關鍵 一冊

鄒魯大旨 二冊

紹述先生詩集 十冊

論語古義標註 二冊

聖集註標釋 六冊

讀易私說 一冊

文集附錄 一冊

間居筆錄 三冊

大極管見 一冊

天命或問 一冊

訓幼字義 八冊

勢遊志 一冊

孟千古義標註 一冊

周易傳義考異 九冊

周易義例卦變考 一冊

三奇一覽 一冊

己丑筆記 庚寅日錄 一冊

聖語述 一冊

帝王譜畧 四冊

紹述先生文集 二十冊

文韻精義 一冊

語孟字義標註 二冊

讀易圖例 一冊

春秋胡傳辨疑 二冊

名物六帖 七冊

東涯漫筆 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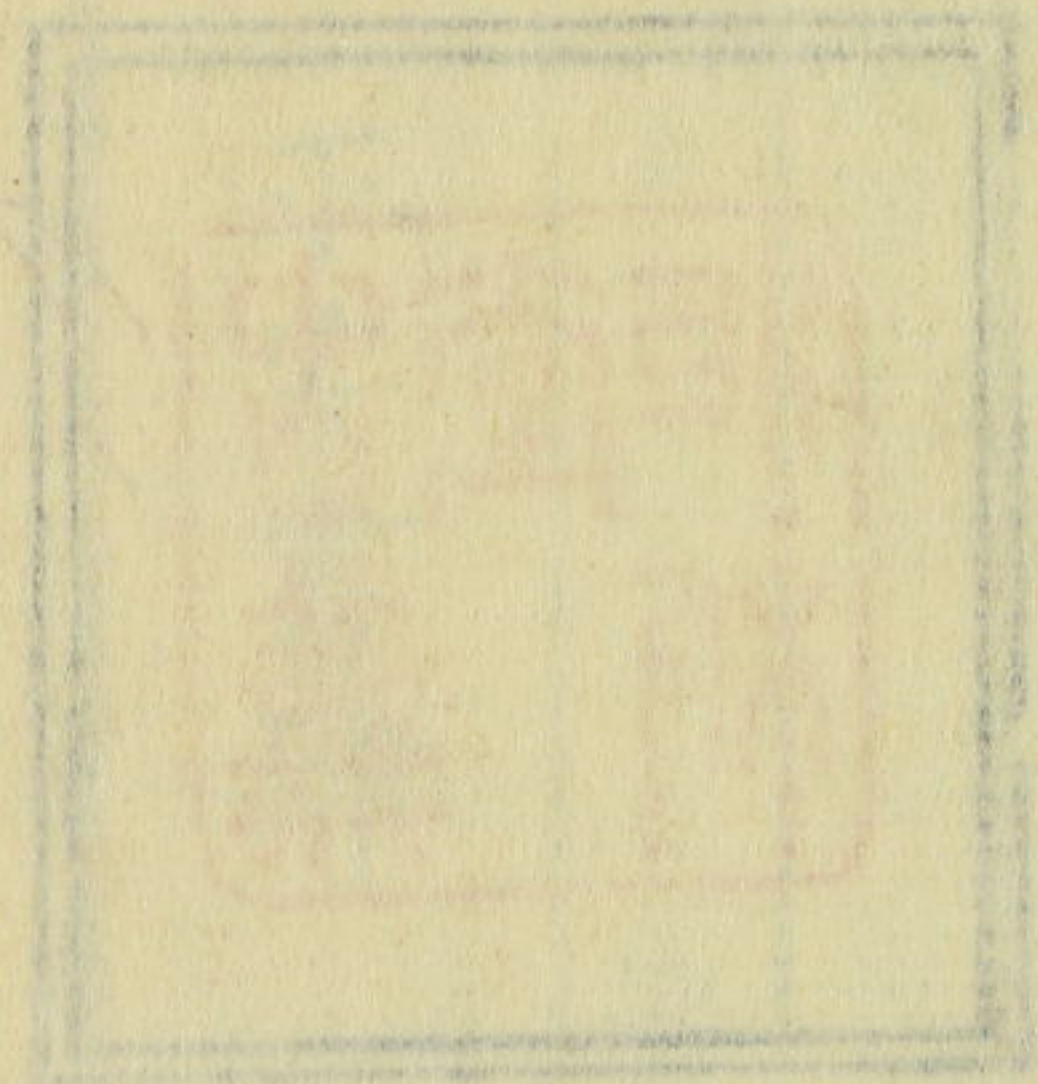
經史論苑 一冊

本朝官制沿革圖考 六冊

後漢官制	一冊	三韓紀畧	二冊	朝鮮官職考	一冊
倭漢紀元錄	一冊	盍簪錄	四冊	盍簪餘錄	二冊
輜軒小錄	一冊				
先澍傳	一冊	詩經要領	一冊	佔俾漫鈔	一冊
集語鈔	一冊	古官	一冊	宮殿門考	一冊
宮室名號	一冊	閱史隨鈔	一冊	國事襍語	一冊
考古襍編	一冊	倭漢通信雜誌	一冊	朝鮮雜誌	一冊
鷄林軍記	五冊	朝鮮國諺文字母	二冊	文體辨畧	一冊
雜雋手錄	一冊	肆言類雋	一冊	東嶺套語	一冊

尤氏熟語	一冊	須記詩選	一冊	明詩絕奇	一冊
東涯詩話	一冊	東涯談叢	一冊	姓林全書	二冊
五音五位訣十例	二冊	避諱書	一冊	異名考	一冊
朝野通載	三冊	同續集	三冊	同新集	一冊
當世詩林	一冊	同續編	一冊	同遺編	一冊
時英文雋	三冊	同續編	二冊		
東所先生著述					
古義抄翼	七冊	中庸發揮抄翼	二冊	詩解	十八冊
詩解名物	一冊	操觚字訣	十五冊	古學十論	二冊

111647
17-102 X 2+



皇清英字下待同
京師
大東亞書院

無異後以日

無異後以日

